

# 官员保险公司秘闻与一九八一年纪事

朱伟杰 著



花城  
出版社

## 作者介绍

朱伟杰，1948年寒冬出生于粤东北客家农村，初中肄业，后来靠函授取得大专文凭。曾长期务农，后来作文化站“专干”，作教师，现供职于广东省兴宁市教育局。

1982年9月在《花城》杂志发表首篇小说《猪中人邹老六》，自此误入文学之山。在省级评奖中两次获奖。是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

作为教育工作者，曾获得省教育科研优秀成果奖。已出版教育论文集《寻访邓惠娥》。

# 朱伟杰

## 寻找天下英雄

### ——卷前絮语

本书定价二十元，相当于时下一点五包红塔山（假如不是假货），一公斤猪肉，一次海飞丝洗发消费，一小杯“轩尼诗”，一小袋土产大米，普通干部职工一天的工资。作者怀着十二分诚意，恳请读者诸君在打算掏腰包买下这本书的时候，不妨先“走马看花”，看一看本书的“意思”或“风景”，看一看是否与你“英雄所见略同”，是否有一些“相见恨晚”的朋友情谊。

本书，是颇有些怪味的中短篇小说集。

上卷，为讽刺幽默小说 13 篇，辣味浓重，辣官员，辣百姓，辣男人，辣女人，辣你辣我辣他辣大家，辣得出汗（辣中可能有些维生素 C 和蛋白质）。幸好全是信口开河凭空虚构，生活中如有雷同实属巧合，恳请读者万勿在意。

下卷，为乡土人情小说 12 篇，与你一起回首 1981 年前后是如何岁月，其中 6 篇，可能会使你顿生恍如隔世之感，深觉“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若非身历其境，你也许会难于置信。故事来源真材实料，欢迎诸君对号入座。

本书语言力求变化多端，也许飘飘洒洒，也许令人捧腹，也许荒诞莫测，有些则是道地的岭南客家口音，古朴通俗，亲切可掬。

自古道：“文如其人”，看来，确然如此。本书字里行间，有着老

百姓的牢骚，流浪汉的情绪，小人物的甜酸，农民的悲欢，岭南客家地方的风情。这是作者的出身、经历使然。本来，按照当今时尚，微贱之类应该尽量避讳和掩盖甚至加以美化和升华，但是，在亲爱的读者面前，我没有勇气没有习惯讲假话。

古人有云：“红袖添香读闲书，正襟危坐读经书，秉烛执酒读奇书”，本书显然不属以上范围。本书仅仅可能适合于候车等船等飞机之时排除寂寞，适合于欲睡未睡之间消遣催眠，适合于黄昏秋雨孤灯之下打发时光。虽然，本书可能没有刀光剑影血肉横飞，没有鸳鸯蝴蝶爱生梦死，没有大星大腕隐私恩怨，但是，它是作者呕心沥血真情奉献，有引人入胜耐人寻味的故事，有你我他都很熟悉的人物，有拥抱生活尊重读者的真诚，有对于生活的沉重、严肃的思考。大部分篇什在畅销的报纸杂志（如《中国通俗文艺》、《花城》、《南方日报》、《羊城晚报》、《作品》、《佛山文艺》、《南叶》等）上发表过，似乎受到了好多读者的喜爱。

朱伟杰先生冒昧地猜想，本书肯定有可能成为一部分读者——“所见略同”的天下某一路英雄——的朋友，甚至有幸结成“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哥们”。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于岭南宁江之畔

# 目 录

|                     |   |
|---------------------|---|
| 卷前絮语：朱伟杰寻找天下英雄..... | 1 |
|---------------------|---|

## 上卷 讽刺幽默小说

### 官员保险公司秘闻

|                     |    |
|---------------------|----|
| 小序：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 ..... | 3  |
| 大年初二 .....          | 5  |
| 拆厕所的风波 .....        | 9  |
| 撮把戏 .....           | 24 |
| 这个曾炳才 .....         | 28 |
| “报复” .....          | 38 |
| 官员保险公司秘闻 .....      | 41 |
| 令人烦恼的看相术 .....      | 52 |
| 黄杜鹃传奇 .....         | 59 |
| A小姐和S弟的朋友们 .....    | 83 |
| 臭猪肉的故事 .....        | 89 |
| 开会带塑料袋 .....        | 94 |

|              |     |
|--------------|-----|
| 曹雪芹投稿记 ..... | 100 |
| 搭错车 .....    | 120 |

## 下卷 乡土人情小说

### 一九八一年纪事

|                      |     |
|----------------------|-----|
| 小序：因为爱着你的爱 .....     | 193 |
| 一九八一年纪事 .....        | 195 |
| 猪中人邹老六 .....         | 195 |
| 硬气伯刁景昌 .....         | 213 |
| 公社书记李有火 .....        | 226 |
| 万元户主李小昌 .....        | 240 |
| 大队支书刘亦龙 .....        | 265 |
| 生产队长曾桂香 .....        | 303 |
| 其他故事 .....           | 338 |
| 归乡传奇 .....           | 338 |
| 县长与农民 .....          | 352 |
| 张老师 .....            | 356 |
| 种瓜得豆 .....           | 360 |
| 新局长 .....            | 370 |
| 妻子 .....             | 372 |
| 卷后心声：画家杨小彦，您好！ ..... | 375 |

上 卷

讽刺幽默小说

官员保险公司秘闻

1  
2  
3

4  
5  
6

# 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

——《官员保险公司秘闻》小序

二十多年前，笔者走投无路，便鼓起勇气不自量力滥竽充数踏进了五里路以外的某公社中心小学的讲台。但是，按照惯例，学校所在的几个大队不肯负责我的工分加伙食补贴，我的家乡大队也不愿意花这笔钱。有关领导就带我去某中学，而我却并不知道他的良苦用心所在。结果似乎是很惨，中学的头头嫌我傻头傻脑怪里怪气。对此，我心知肚明：是我说话无遮无拦，不合符“规范”。不过，我毫无悔改之心。几十年来，我一直如此，“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幸好，我后来工作的几个单位对我并不苛求，由此可见，这个世界总的来说的确是可爱的——这一卷文字，便是我“秉性难移”的些许表现或结晶。

这一卷文字，名为讽刺幽默小说，其实也不尽然。据说，幽默是一种非凡的机智，深邃的哲理，极高级的人生境界——对此，笔者才疏学浅难于到达。唯有讽刺，笔者自以为是货真价实，本书之刺，犹如刺猬，犹如仙人掌，四面出击，似乎不想留情。但是，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那刺的后面，是由衷的善良，是火热的社会责任感，是值得推心置腹的友情。

记得不知哪一个名人说过，世界上最艰难的事莫如人与人心灵上的沟通，最难认清的是人的“真心的面孔”——不论是敦厚老实的面孔或是阴险狡诈的面孔还是其他各色的面孔。笔者深以为

然也——例之一：七十年代，某公社卫生院从不收治危重病人，因而贻误了不少可贵的生命，但是，似乎没有挨过哪一个领导的批评，相反的是，还常常被授予“模范”、“先进”的称号。例之二：十年浩劫中，我们敬爱的彭老总，正是被他所无限热爱且不顾一切为之“鼓与呼”的无数善良的人民一次又一次地批判和斗争。例之三：很多很多老百姓，总是喜欢一方面痛骂贪官污吏，另一方面却又希望自己和自己的亲友能够当官发大财……长期以来，这些场面和情节震撼着我缠绕着我。于是，我十分向往歌曲《明天会更好》所表述的那种氛围：

“唱出你的热情，  
伸出你的双手，  
让我拥抱着你的梦，  
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

于是，我把我的“梦”和我的“真心的面孔”编成一些故事，我奢望着广大的读者朋友不会拒绝和我沟通心灵。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

## 大年初二

大年初二，在我们乡下老家，是一年中最热闹最欢乐的日子。这一天，凡是在外工作的子孙们，都要尽可能地携全家老小回屋（“屋”，是我们客家人同宗聚居的祖屋），带酒，带菜，带烟，带茶，带水果点心，在大厅里宴请兄弟叔伯子侄，还要给长辈、小辈发红包。席位全按辈份排列，不管你是平民还是县长，也不管你是白发还是黑发。于是，全屋老少男女都自然而然地围着这个大厅转，一边吃喝欢乐，一边听来自五湖四海的新闻逸事，大开眼界，真是“其乐也融融”。

在我们屋，十几个外出工作的人中，我爸爸的“官”最大——在邻县当县委副书记，人称他唐书记。可是，在老家，长辈人都称他为“狗仔侄”、“狗仔侄孙”。我爸听了不恼不怒，倒是乐呵呵，笑咪咪的。往往过完年很久很久，爸爸还要兴致勃勃地跟我们讲家乡的大年初二。

可是，这几年来，我们一家对大年初二年回忆，却不再那么甜蜜了。这都怪三叔公他们。大前年的年初二，午饭后，三叔公三分醉意七分正经地发了一通话：“今天我很高兴，大家给了我这么多红包。不过，也不是我要责怪你们——比起下村张屋的外出子孙，你们算是没出息了。张屋人最大不过是股长、经理，可是，他们给孩子的红包有一百几十元！他们中的许多人还在城里盖了小洋房。你

们呢？你们盖了楼房么？狗仔侄孙也叫作‘州官’了，却不如人家一个小股长。人家问起我，我脸上都没有光采啊！”

“是啊，‘官’是我们的大，钱却是人家的多！如今是谁有钱谁神气！”六叔公接着说。

“话可不能这样说……”我爸开口正要作报告，却被阿毛厂长打断了。

“狗仔叔侄是应该好好考虑考虑了。你是县里的书记，做我们的带头人嘛，反正先富先光荣！”阿毛是六叔公的儿子。

“话可不这样说……”爸爸站起来掏出了“连江牌”烟盒，却被“光顶”经理挡住了，他发的是“三个5”。

烟雾缭绕，笑声阵阵。爸爸的话始终没机会讲下去。回城之后，爸爸一讲起大年初二，就脸色阴晦，甚至还有痛苦。

到了前年的大年初二，大厅里的空气对爸爸更加不利了。在这一年间，阿毛厂长“发”起来了，他在城里盖了三层楼，楼上还装了空调。这一天，他给所有的叔公辈都包了一百块钱红包，还带一条“红双喜”。可是我爸抽的还是“连江牌”，给几位长辈的红包还是十块。

午饭后，三叔公又醉了，又发了一通演讲：“阿毛侄孙你有出息！我们屋就数你最有出息！官不大，财不小，我们脸上都有光，给祖宗争了光！”

许多人都称赞阿毛有本事，七嘴八舌的。阿毛红光满面，踌躇满志，颇有风度地接受着大家的赞颂之词，六叔公更是得意非常，吐出一口一个烟圈，又圆又大。我爸虽然说了几句，但被冷落在一旁。我不知道我爸心中该有何滋味，因为过去十几年的年初二，我爸一直是大家的“中心”。

回城后，我爸对我们说：“你阿毛叔叔那样的财，我们不能发——我还要写一封信，给他敲敲警钟！”但是，我妈老是怨爸爸“太老实”，“害得我们在老家抬不起头来”。

花红柳绿又一年。听说，我们屋里好几个干部都“爽”起来了。

特别是“光顶”经理，不但在城里盖了房，还在深圳买了楼。中秋节他娶媳妇，请客一百席。老家谁人做红白好事，他一出手就是几百元贺礼。

三叔公逢人便说：“‘光顶’侄孙最有出息，下村张屋的那些人都不如他了。他小时候，走路、讲话都与别的孩子不一样，那时我就知道他日后要成大事业的。哈哈！归根到底，是我们屋的风水好！”

大年初二这一天，“光顶”经理更是出尽了风头。满屋的男女老少，他都发了红包。中午时分，放了一串长达半个钟头的爆仗。大厅里开酒宴，有一半是他出的“原材料”。他走到哪里，那里就熙熙攘攘。看他的样子，俨然是凯旋的成吉思汗。

我爸因公事抽不开身，没有回乡，只是叫我妈和我带了几包糖果回去。我们这回受的气可没法说。三叔公对我妈说：“狗仔侄孙是大清官。可是，不少人说他不太灵活。身为州官，却不如小小的厂长经理股长那样春光，这也太说不过去了。他呀，真是有点不合时宜呵！”六叔公对我说：“你家呀，要说没有十万二十万的存款，谁信？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赚了钱也不回来光宗耀祖，有什么意思？都是兄弟子侄叔伯，谁还会眼红谁，去告谁的黑状？如今，大家都在背地里说你爸是铁公鸡——一毛不拔，是白鸽眼——一只眼大，一只眼小，看不起老家人！”

我面红耳赤，我妈满头冷汗——谁会听你的辩解？好不容易捱到吃过午饭，我们就悄悄地从后门走路进城搭汽车回家。如今，别人可都时兴雇小车回家。

我不知道我妈是怎样向我爸汇报的，我只知道，我爸只是三番两次地对我们说：“看来，金钱的诱惑力还真可怕呢！从今后，就看你们顶得住顶不住了！”

几番风雨过去，今年的大年初二又来到了。我们和爸妈还是照老样子回乡去。这回，大厅里的气氛却有点不同了。原来，不久前，阿毛、“光顶”等人都因经济犯罪进了牢房。当然，大厅里的酒宴还是不可少的。午饭后，三叔公的声调也变了样：“狗仔侄孙，还是你

有出息，风吹不动，浪打不移，副书记变成了正书记，你为祖宗添了光。我们合屋男女老少都光荣。唉，只是阿毛他们，竟然如此糊涂，真没想到……”

“三哥，你就别马后炮了！”六叔公猛然打断了他的话，“还说什么风，什么浪，这风这浪吹起来，不也有你老人家一份……我家阿毛他……”

“六叔公，难道你就没有一点责任吗？几年来，你是怎样指责、奚落我爸爸的？”我忍不住了，扫了他一通机关枪。

“小二——”爸爸瞪了我一眼，仍旧给各人发了一圈“连江牌”。

这回，大家不再嫌烟差了，都点着了火，默默地吸着，像在想着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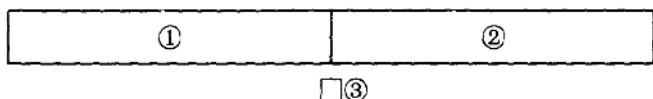
我不会抽烟。我在想，年年都有个大年初二，明年后年大后年大大后年的年初二，三叔公六叔公又会发表怎样的演讲呢？

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 拆厕所的风波

这是若干年前的事了。

那一年，农村刚刚将公社改为乡镇。我所在的那个偏僻的乡村，成为一个新的乡。我们那个小学，便成了乡中心小学。于是，“厕所问题”就开始了。为了让读者有一个具体的印象，请先看这幅示意图吧：



①是住房，②是幼儿园，③是厕所。③②之间相距不到一米。

严格说来，③不能算是真正的厕所。因为它没有化粪池，只是一口直径五十厘米的次品瓦缸，半截埋在地下，半截露出地面；也没有什么土墙瓦面，只是用几根竹片夹上乱七八糟的肥料袋破片、废纸板围着。一般说来，谁也不愿意来这里方便。因为臭，因为不雅（微风吹起了碎片片，“厕所”便显得四通八漏），因为天冷就极冷，天热就极热。但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却绝不讲究这些，他们只要“近”。因此，这厕所的主人阿通哥，每隔三五日，就能够从这里挑上一担上好的大肥回家去。邻居们都称赞他“会划算”。常看报纸的

人还说他“当初砌厕所是有战略眼光”。有几次，乡广播站讲到肥料基本建设，还表扬他呢。

其实，种种称赞都是无限上纲。当初，生产队“吃大锅饭”，谁想得到什么肥料基本建设？完全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原来，这一排房子，是大队的拖拉机库。大队有六部手拖。阿通哥是拖拉机手，人又大胆又洒脱，大队就安排他在这里打铺，看守拖拉机，一晚给记八工分。打铺就打铺，八分就八分，好过老婆在队里出满勤。更重要的是，等于多了一间住房。他俩公婆在这里住夜，就能将自家睡的房子腾出来给他老弟住。他老弟阿顺是书呆子，夜夜读书读到鸡啼。

住了几晚，阿通哥感到有点不方便。原来，他有夜间上厕所的习惯。就在门口“解决”吧，天长日久，污染环境，谁受得了；走远一点吧，很远很远才有厕所。怎么办呢？他就请示大队李支书，是否可以就地建个厕所？李支书满口答应，只是要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他就马上动手，土法上马，因陋就简，不消半天，就砌成了这间具有“文学意义”的厕所。

有人笑话阿通哥：“厕所就在门口，不臭么？”他说：“白天我在路上开拖拉机，臭不了我；晚上呢，我俩公婆一来就睡了，人在梦中还怕臭吗？”反把对方将住了。

过了几年，阿通哥的老大老二学了造沙发的手艺，工夫很紧，加上阿顺又考上了大学，不再占一间房子，阿通哥就辞去了与拖拉机有关的一切职务。又过了半年，大队把拖拉机都折价卖给了私人，那一排房子就不再是拖拉机库了。这一来，阿通哥的厕所也就徒有虚名了。接着，墙根下、草坪上长起了浓浓密密臭气薰天的臭蕈（一种灌木）。

但是，又过了半年多，那里却挂上了“幼儿园”的牌子。

严格说来，这幼儿园也不能算是幼儿园。它不像城里的幼儿园那样，有中小三级，一堂课二十分钟，课间还有牛奶、面包吃，就其本质意义来说，它完全是学前班。中华要振兴，教育要大上，教育

行政部门就绞尽脑汁，就千方百计，就大抓学前班。碰巧，县妇联又大抓农村幼儿园的建设，说这是解决农村劳动妇女后顾之忧，解放妇女劳动力，保证儿童健康成长的重要措施。两股力量联在一起，异曲而同工，农村幼儿园就如雨后春笋蓬勃而生了，每间小学起码办一个班以上。我们村的一班幼儿园本来是附设在小学内院的，可是，如今小学成了乡中心小学，教学班骤然增加了好几个，幼儿园就被挤了出来。

“这儿能做幼儿园？”幼儿园老师文珍珠一看，嘴巴立刻噘起半天高——这里必须说明一下，农村幼儿园的教师也不比城里，她们是不属教育局编制的，也就是说，她们连民办、代课都不是，她们的任免权在村干部手中。她们的工资来自幼儿的缴费，一个月八九十元。一个姑娘能领到这么多钱，又被称为老师，说不定日后还能升为长代、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呢，所以，当一名幼儿园教师也是挺令人羡慕的。文珍珠做幼儿园教师已经有好几年，她工作积极，又在读中师函授。说不定什么时候她的命运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呢。

文珍珠是个有事业心的人。她当即去找小学校长，说：“这个黑屋子怎么能上课？不透风，不透光，简直是黑牢！门口又有厕所，还有臭薰的‘森林’，臭得要命！书上说过，粪便会传染肝炎、痢疾——我看，幼儿园地点是早搬早着。”

校长是五十多岁的男子汉。他扶了扶金边眼镜，望着这个汗水涔涔、怒气冲冲的漂亮姑娘，笑了：“有话好说，何必如此激动？”接着，就把内幕和盘托出，“搬是不可能的了，乡村两级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才找到这间房子。不过条件倒是可以改善的。你应该去找村妇女主任，安几个窗子，把厕所填平，不就完了吗？——你知道，按照上面规定，幼儿园的业务归学校管，而经济开支，则是妇女部门的事！”

文珍珠恍然大悟，立即奔向村妇女主任方主任家里。满面红润体态臃肿的方主任正蹲在猪舍门口喂猪，两只手都是泔水。为了表示尊重下级，她艰难地伸直了身子。她和蔼地说：“这是一件大事，